

玉龙腾飞 (报告文学)

张宣强

去年春上，紫阳人传出这样的歌：“今天工业三条龙，明天变成三条虫。”当地人都清楚，指的是在该县三家企业的三位领导，其名都占了一个“龙”字。

县农机厂的张玉龙

——三龙之一。

这张玉龙，上海人，搞过金融，五二年支援大西北来的，如今已年届六十。他在五十九岁时当上了农机厂厂长，厂子奄奄待毙，民意拥戴他挑这个担子。别看只是个九十多人的小厂，人事组合却十分复杂，都是当地人，瓜葛理不清，亲朋好友、街坊邻居。厂子是全民所有制，“铁饭碗”，吃国家的，互相关照，彼此彼此。至于产品无销路，生产上不去和亏损什么的，关谁痛痒？张厂长一上任，偏从这里开刀，换掉不适应岗位的大小头目，让有经济头脑有管理才能的人上去。又对工人来一次大整编。车间合并，机器编号，工人也编号。上班铃一响，对号入座。这一来，有十八人成了“富余人员”。一块巨石投入了水潭，厂子不平静了！那个“龙变虫”歌的出现，也就是这个时候的事儿。

张厂长动真格的了。

党政分开，实行厂长负责制。同时又来个“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”，厂内各车间班组，又分层施行承包责任制，以质计件，按件计酬。跟铁打交道的人，不再端“铁饭碗”。

这个厂，以生产铁锅为主，就说铁锅吧，是家家少不了的东西，照说市场广阔。可在前些年却积压卖不掉。原因么，一是产品质量低，二是厂长只管出产品不理经营销售。第一个原因一眼可知，第二个原因却不是那么容易弄清的，不具备一定的经济头脑就会迷糊。张厂长针对这两点，来了个“两手抓”。一抓质量，要把拳头攥紧举高，让人注目，要拿到产品质量

合格证书。
(投产十九
年了还没有
一张合格证
书呢)还要

参加省上的评比，拿名次。于是，他同质检员一道下到车间，严把产品质量关。对于“厚薄均匀，色泽一致，锅内外平整光滑，锅边平齐”一类质量要求，一样不合格就不准出车间。二抓产品经营销售。这可是铲除旧路子的变革！有史以来厂家谁事经营，都是把货倾给供销部门，让他们处置去。他们说不行啦要不了啦，你又怎么样！他们来个产销直接见面，加入市场竞争。派员醒人出去跑推销。送货上门还包路途损耗。开了供应会又开订货会。仅订货会上，就预订了各种规格的铁锅九万多口。这数字，比八七年的生产指标还超出二万多口呢。

1987年的农机厂，象一个挣脱了沉疴的汉子，很快展示出了青春活力。对照一下它的昨天，你能不为之振奋并肃然起敬么！

我望着墙壁出神，正好看到玻璃框里的“产品质量合格证书”。心中还记挂着几件事呢。例如，在整编过程中被“编”掉的那十八名“富余人员”的情形怎么样呢？

“广开门路，开发第三产业。”张厂长说，“厂里为他们提供条件，或在厂办的招待所当服务员，或在厂外办修理门市部。隶属关系不变，还给厂里作贡献呢。”

“工人的工资情况呢？”

“人均104元，最高可拿到124元。比八六年增长了33%。”

“还有人说‘龙变虫’那类话吗？”我又问。

张厂长笑笑不作回答。

在改革大潮叠涌的今天，真正的龙是不会变成虫的，而且永远是年轻的！

风雨见精神

翟荣强



上下之间

丰光



过去常有干部下放一说。下放下放，过后一想就疑窦百生。为什么干部当工农叫“下放”？

如今没人整干部，整知识分子，下放也早已成为历史了。但上的问题似乎又越来越尖锐复杂起来。到处都在提倡干部能上能下，究其根本，乃是因为干部只能上不能下，或者说上去容易下去难。不过这一问题仍只限于那些原本就是干部，或者已谋得一官半职，而进一步去追求大乌纱帽的人。对于不在干部之列的人来说，实在是上去难，难于上青天了。

我有几位朋友，年富力强，又都毕业于业大电大之类，有工作能力，有些人还发表过不少作品。曾有一些文化新闻单位缺人，想调他们，但一问是工人身份便只好作罢。还有一位朋友，以合同形式在某报社干了多年编辑，但由于不是“正式国家干部”，因此连评定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格都没有。与此形成对照的，是好多单位又拥塞着大量

的、平庸的“国家正式干部”，既派不上大用场，又裁不掉，想调个工作都没人要，就那么占着位子。无疑这现象是极荒唐而又可笑的。

不过在改革的潮流中，这种不合理现象也终于被突破了。据报载，首都钢铁公司最近改革人事制度，取消工人和职员界限，凡是首钢人，不论干什么工作，皆称“首钢工作者”。全体工作者在政治上享有同样的权利，工资和奖金实行统一标准，其余的均按不同的岗位职务给与不同的对待。话说明白点，就是你干什么工作是什么身份。今天烧锅炉，有烧锅炉的待遇，明天干工程师，就有工程师的报酬。既不存在上(工转干)的麻烦，也彻底消除了工人干部之间人为划分的界限。按首钢的说法，这叫“有利于调动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和人才的成长、选拔。”

由此看来，原来那种不合理的人事制度既非神圣不可侵犯，也并不那么坚不可摧，有志改革者只消举起铁扫帚一挥，这界限就没有了。我想既然首钢这么干了，而且干得顺应潮流，合乎民心，那么各地各部门是不是都可以仿而效之呢？

满目珠玑见诗魂

——评《陕西工人报》的几首诗

刘玉华



《陕西工人报》副刊经常发表一些尖锐泼辣、瑰丽奇巧、妙趣横生的小诗，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尤其是那些讽刺诗，一反现代诗坛似是而非晦涩难懂的某些形式主义颓风，大胆地面对人生，面对现实，针砭时弊，歌颂光明，激励人们关心国家与人民的前途。一首好的讽刺诗，不但讽刺丑恶的东西，而且要给人以诗的美感。要在讽刺中树立美的形象，这确是一种很困难的事。但有些作品却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。例如马新进同志的《一串连漪》(87年12月15日《文苑》)，把生活中歇斯底里、剽窃他人成果、埋没人才等丑恶现象刻画得淋漓尽致；“月亮正给星群作报告，报告的题目是：怎样发光。”“猕猴桃在山外成名了，才在山里受到应有的尊重。”“驴居然被选为千里马，它之所以入选，是因为叫得最响！”这里面没有“啊”“吗”“呢”“呀”，没有华丽的词藻，也没有高妙的韵脚节奏。月亮不能发光，它是靠太阳的光辉而显得玲珑明亮的，但它没有自知之明，却要大言不惭地去给星群做报告，介绍如何发光的经验。诗人只是通过对生活细致的观察，以比兴的手法，有力地讽刺了剽窃者的脸皮之厚，歌颂了默默作出贡献的“太阳”。在这里，诗人正是用



刊头设计 蔡院生 本版编辑 叶广岑

幽默，给人以高度的美感享受的。幽默就是美，幽默就是讽刺诗体现艺术美的方式。又如蒲阳的《动物篇》(1986年12月19日)，诗人从对几种众人熟知的动物的观察中，提炼出具有象征意味的特点，或展现真理，或提示教训，或歌颂一件美好的事物，读来意味隽永，妙趣横生。“能歌，未必善舞；能舞，未必会歌。”这大概是指对人才的不能求全责备了。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呢？要不，你看：“云雀的歌声举世绝伦，舞姿却比仙鹤逊色。”将人才使用不当，就等于叫云雀去跳舞，让仙鹤去唱歌呵！对于那些守着人才叫唤没人可用的领导者，这首小诗包涵的社会意义的容量，是很深刻的。

还有一些小诗，看上去纯粹是描绘身边琐事的小玩艺，好象不具备什么“鲜明的主题”。其实，诗的生命在于真情实感，只要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感情，基调又健康，同样会感动读者的。如杨春才同志的《别》(1987年10月27日文苑)“又该走了，二十天的探亲假，象一支烟的燃烧，母亲把慈爱包进水饺，父亲把关心塞进提包，儿子呀呀学语，送我个揪心的笑，唯有妻子低着头，不敢看表。”独特的细腻笔触，荡气迴肠的情愫，深深地打动了千万牛郎织女们的情怀，产生对温暖的家庭的怀念。如果我们的领导者读了这首诗，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，使他们全身心投入到四化建设中去，这不就是这首小诗的社会意义吗？又如贺明同志的《贺年片》(1987年12月8日文苑)“心的期盼，化作祝愿，飞到你身边……于是，数九隆冬，仿佛有一团火苗，在胸中燃烧……”一张小小的贺年片，洋溢着人类之间的关怀和温馨，当年，在全

国“炮轰”声中，宋庆龄亲自签发送给刘少奇一张贺年片，表达了她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命运的极大关注。这种战斗的情谊，曾使身处逆境的刘少奇同志多么激动和安慰啊！这首小诗，以小见大，抓住贺年片“搭架感情桥梁”的特征，将小小的一张纸片赋予了丰富的感情内涵，使人既获得感情上的满足又获得了美的享受。

当然好诗不只这几首，每次翻开陕西工人报副刊，总觉得珠玑满目，令人爱不释手，可惜限于篇幅，不能一一评介了。



植树去(木刻) 罗保根

小站黄昏

闻频

本来，就人迹罕至的小站又值黄昏
山坡上无名的野花开了
没有人知道
野花开着本站的青春
沟里的流水也绿了
也没有人知道
绿水淌着本站的温存

小站，和群山共一片阳光
群山和小站
又总是一同步入黄昏
远处，是霓虹灯的喧闹
头顶，是情思浮浪的流云
一切，她都看得很清楚
都看清楚了，她
也就平静了寂寞的心

她的位置在深深的深山里
深深的深山里，总有知音
小站已习惯这种恬淡了
黄昏里又凭添了几分动人
有幸，我能在这个小站留宿
那一夜，我领略了她的芳魂
一手抚摸着悠悠的绿水
一手抚摸着野花的清芬
……

万事开头难(幽默画) 黄国安